

桃花开了

□李娟银

桃花又开了。
桃花一般有五个小小的花瓣，粉粉的、嫩嫩的，鲜艳欲滴。它们挨挨挤挤，一簇一簇开满枝头，鹅黄色触须一样的花蕊上蜂飞蝶舞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那柔软的枝条伸展着、摇曳着、婆娑着，洒下一地芬芳。

小时候,我家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桃树。每年春天,当三月的和风吹过枝头,满树红白相间的桃花竞相开放,在枝杈间点缀着、簇拥着、喧闹着,灿烂得像天边的彩霞。

发现桃花开了的时候,年幼而稚嫩的我是最开心的。那时候我不过六七岁,站在桃树下心花怒放、语无伦次,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激动与狂喜,只是拍着小手又蹦又跳地嚷着:“妈妈,妈妈,桃花开了,桃花开了。”

母亲那时候四十来岁,头发乌黑。她正站在晾衣绳前,把一箩筐刚从河里洗好的衣服往绳子上搭。听见我的嚷叫,她回过头来笑着嗔怪:“小馋猫。”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牙齿。她嘴里笑骂,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来。只见她晾完了衣服,一刻没停就到厨房里去,她走得很快,就像一阵风。

在我的生命里,母亲是最真实、最清晰、最亲切的记忆。父亲在外工作,离家很远,一年到头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,因此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母亲在支撑。灶台前的忙忙碌碌,院子里的出出进进,我身上的衣服鞋袜,嘴里的一日三餐,母亲都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来,尽管是粗茶淡饭,尽管是粗履旧衣,但我们从没有觉得苦,母亲就是我们生活中的“定海神针”。是母亲,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;是母亲,使我们这个小家庭绽放着烟火的气息。

在清风吹过的夜晚,我经常和母亲一起,坐在桃树下面的石头上,听着树上鸟儿欢快的叫声,数着满天闪烁的星星,岁月温暖,时光静好。我扬起头,分明看见母亲亲切的面容。

院子里的老桃树很高大,树干粗壮,枝繁叶茂。这棵桃树从根部往上约莫两三尺处分开了叉,朝着两个方向茁壮生长,开花结果,就像一个倒写的大大的“人”字。不知道是什么缘故,这棵桃树结出的果子不大,也不是怎么甜。但在那个年代,那是我奢侈、最迫切、最执着的盼望。桃花盛开,就像一场美丽而浪漫的邂逅——在春风的抚摸下,它们争先恐后地从树干间挤了出来,那样楚楚动人,那样粉装玉琢,那样仪态万方。它们就像使者,早早地捎来了春天的信息,那嫣红的花蕾,给孩童时候的我带来了多少甜蜜的希望。伴随着一阵清风吹过,桃花落桃子生。其实那时候对桃花的美,并没有多么赏心悦目,沁人心脾的美好记忆,极其诱惑我们眼球的便是一个个小小的、青里透红的桃子,还有肚子里的馋虫。等一片片像小船一样的



的叶子挂满枝头的时候,桃树也开始结出了果实。我记得每年到这时候,我和小哥哥就成天待在树上。分叉的树干上我们一边一个,挑拣着、比较着哪个桃子大一些了,哪个桃子泛红了,然后迫不及待地摘下来,放在嘴里,咀嚼着、回味着、贪婪地吮吸着,甚至顾不上擦去上面落着的尘土。那种酸酸甜甜,甚至有一点点苦涩的滋味,至今流淌在我的心头。那时候,我真的觉得那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人间佳肴。那种幸福的感觉,在我的心里久久不曾忘却。那段时间,我几乎住在树上,顾不得吃饭,忘记了睡觉。有时候就在树上的枝杈间睡着了,浓浓的树荫,遮住了强烈的日光;满树的叶子,就像母亲温暖的手,抚摸着我的身体、我的脸颊。好多年,这棵老桃树任我踩踏、任我索取,无欲无求,默默无闻。

这棵桃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。父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精神,中等个子,四方脸,一双深邃清澈的眼睛透着睿智精明。他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,是家里的老么。一大家子十多口人,光吃饭就是个问题,更不要说其他了。父亲从小生活得极其艰难。但就是在这种窘况下,父亲凭着自己的坚强意志,凭着三个“冬学”的微薄文化基础,自强不息,走出了一条与哥哥姐姐们完全不同的道路。

父亲脑子精明,能写会算,长大后走出家门跑南闯北,最终走出村子,在一家大型国企担任会计职务,一直干到退休。一架算盘一支笔,就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。父亲从事财会岗位四十余年,恪尽职守,兢兢业业,工作极其认真,大大小小的账务从不曾出过纰漏。父亲生性耿直,公私分明,不会偷奸耍滑,不会中饱私囊,赢得了极好的口碑。因为工作繁忙责任重大,父亲一年到头回不了家,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母亲操劳。我们姐弟几个年龄小,家里没有劳动力,父亲工资不高,因此经常是队里的欠款户,一年下来不但分不到红,还倒欠了队里的钱,也因为这样,我们家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。为了缓解这种境况,没有等到我上学,母亲就去了生产队干活,耕地挽谷打坷垃种庄稼,回到家里还要磨面做饭洗衣服做针线。父亲和母亲就这样一个主外,一个主内,相互扶持,相互支撑,拉扯着我们几个,咬着牙硬是撑过了那段艰苦而漫长的岁月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,忙碌了一天的母亲终于能坐下来,一天的劳作使她筋疲力尽。可她即使坐下来,手里也总是有干不完的活计,钉衣扣补袜子纳鞋底,一家子大大小小的衣服鞋袜都是由母亲亲手做。秋天的时候她会整夜沤酸菜——切菜、洗菜、煮菜、擀菜、熬浆水,一道工序也不能少。往往是我一觉醒来,发现母亲还在忙个不停。我记得那个时候,母亲经常会在油灯下给父亲写信。母亲出生的家庭条件相对好,吃喝不愁,还略有余钱。因此在那个不重视教育的年月,母亲有幸进了学堂学习读书,也算得上识文断字,我至今记得母亲戴着老花镜看小人书的样子。在我们姐弟年龄还小的时候,母亲常给父亲写信,柴米油盐、门牌杂事、老人们的健康,孩子们的学习,都是写信的内容,也许还有漫漫长夜里的孤寂。昏黄的灯光下,两地思念被遥远的距离无情地拉长,相互的牵挂都融汇在鸿雁传书中。纸短情长,在那个凄苦的日子里,写信成了他们彼此心灵的慰藉和寄托。从前车马很慢,距离很远,书信很长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摇曳在昏暗灯光下的母亲的背影,温暖明亮了我的心,我知道那是清苦的日子里最真切的爱情的模样。

春秋几度,花开花落,我们相继长大,那棵桃树也渐渐老了。佝偻的枝干斑驳嶙峋,布满了褐色的斑纹。夕阳下拉伸着的影子,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清秀与挺拔,她孤独地站着、站着,站在光阴深处。时光荏苒,在父母呵护下的我们都已长大、立业、成家,一个个都像一朵朵桃花,朝着各自的方向蓬勃着,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芳华。长大后我也离开了家,求学、工作、结婚,可老桃树一直都在原处,守护着老院,守护着逝去的光阴。

陌上红尘,人事无常,父亲母亲也在历经沧桑后相继走到了人生的暮年。多年的病痛折磨,求医问药,尝尽了生活的苦。2009年父亲离去后,母亲也于2017年撒手西去。父母的离开成了我此生最大的伤痛。当年那么年轻、那么富有朝气的生命就如同零落的花瓣,随风而逝,随风而泣,我的心如针扎一般痛。而那棵老桃树,在见证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后,也已枯木嶙峋、残枝败叶,不复往日繁华。

春天来了,漫山遍野的桃花又开了,在不经意间捎来了春归的讯息。那桃花不只绽放在我的眼里,也绽放在我的心里,绽放在我思念深处的彼岸。风来过,雨来过,花儿开过……父母长眠于地下已数个年头。回首中,我也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父母,见到老家院子里满树的桃花盛开。

《煤城丹心映碧霄》序

□晒岩

面前的这部《煤城丹心映碧霄》,共分红色印记、道德楷模、全国劳模、先进人物、模范集体等五大章节。每一个章节都旋律铿锵、血肉丰满,让人读来热血沸腾,筋脉嘎嘎作响。

何英才在矿区组建党组织的身影,张秀坤与王凤山面对党旗宣誓的镜头,王占国从抗日先锋走向建设尖兵的脚步声,黄代小为残疾媳妇喂饭的场景……依次从案头《煤城丹心映碧霄》的校对稿中,进入我的心中。这部书让这些革命先辈、时代楷模“住”在一起,让我们随时可以握住他们的手,感受他们的能量注入我们的血液,给我们的心脏注入奋进的动力。

山接云头,锲而不舍,总能登顶;路再遥远,不舍跋涉,定能到达。从1927年2月7日我党在阳泉煤矿区成立党支部——中国共产党阳泉支部,1934年6月在石卜咀成立保晋公司第一个党小组,1937年1月在王岩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阳泉市矿区委员会,矿区就不乏为党为人民奋力拼搏的优秀人物。他们是共和国的基石,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。

我们的民族,我们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,都需要俯首甘为孺子牛、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奉献者来引领时代风尚。我们有必要为他们树碑立传,让劳模成为让人敬仰和景仰的标杆,让劳动最光荣、奉献最自豪、为人民服务最伟大的观念永远在路上,让这种发光发热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。

天下之事,惟拼搏者成功,惟实干者出彩,惟奋斗者不凡。这部书所收文章,说篇篇是精华,显然言过其实,但其中让人感动的事迹俯首可拾。《山西工运先驱——何英才》里,当我读到1925年何英才看到一位工人被工头劈头盖脸殴打的时候,立刻一声大喝:“不许打人!”并上前抓住了工头的手等章节时,眼睛不由湿润了。如果不读这部书,谁也不会想到“公安部全国百姓口碑好警察”侯明华,居然除了自己的父母外,还有37位“编外爹娘”。他照顾这些孤寡老人与残疾人的事迹,谁读了都会动容。灾难是人类无奈的“悲怆交响曲”,也是闪烁人性光辉的“命运交响曲”。“全国最美志愿者”、钉鞋匠张明,几十年如一日为部队人员、残疾人、灾区人

民义务修鞋,那双粗糙的大手,凝聚着一位共产党员大爱无疆的辽阔。传承不易,创新犹难。瓦斯号称煤矿第一杀手,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金元斌却“专啃硬骨头”。通过传承与创新,他成了瓦斯克星,为煤矿安全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全国劳动模范、“矿山铁支柱”曹大梁,26年奋战在采煤一线,成了煤矿生产的“急先锋”。爱学是青年最好的“成长礼”,实践是青年最好的“墩苗田”。全国劳动模范、机电“大拿”李国栋,学以致用,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,在生产岗位上得到了诠释。这样的先进人物与事迹,如同一个加油器、充电站,读之者,岂能不被这种正能量的元素滋润?

自古巾幗不让须眉。当我读到《阳泉地区第一位女共产党员——张秀坤》冒着敌人的白色恐怖,依然扮为乞丐偷偷散发革命传单的章节时,我对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肃然起敬。中国首位女采煤队长苏景云的事迹,也收入到了这部书里。20多年前,我还专门为苏景云写过一首《矿山黑玫瑰》的叙事诗。她最铿锵的班前动员就是:“下去(入井)多少人,给我囫囵囫圄上来多少人,一个都不能少。”读到入选第四届山西道德模范的李瑞红,从11岁开始照顾患精神病的母亲与两个妹妹,到出嫁时不要楼房、汽车与彩礼,只有一个要求——带着患病的母亲出嫁时,我的双目忽然决堤。还有党的十九大代表、全国劳动模范任红梅,在社区“小巷总理”位置上生根发芽。一位13岁的男孩妈妈去世、爸爸服刑,他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。任红梅主动担任爱心妈妈,帮他辅导功课,陪他谈心、聊天,给他买衣服、文具,当孩子叫她是“主任妈妈”时,那种幸福胜过了一切。

参天之本荣华,必有其根;怀山之水不绝,必有其源。我发现这些先进人物大部分是共产党员。他们无论是在血与火的战争岁月,还是在花与歌的平时时期,都在不同的岗位上,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出来我们的共同记忆,书写着时代的一撇一捺。这是我读这部书的一点感想与感悟吧。

拉拉杂杂写以上文字,也不知道是否点中了“穴位”。不妥之处,还请方家正之。是为序。

诗词曲赋

晨游桃林沟

□苗小花

且趁桃花未老去,踏青赏春入桃林。
晨曦初露怯怯眼,雀鸟相邀犬为邻。

绿柳扶风嫩芽黄,百花争艳吐芬芳。
春风拂面几人醒,不爱瑶台爱桃林。

